

#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 工作的总纲》

人 民 出 版 社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  
工作的总纲》

人 民 出 版 社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125印张 36,000字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531 定价0.13元

(内部发行)

## 前 言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它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总纲》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邓小平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但是，这个“拳头”还来不及“打出去”，就被捉住了，成了他翻案复辟的罪证。现将这个反面教材公之于众。同时，选编了几篇文章，供批判时参考。在出版时，原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个别修改。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七月

# 目 录

##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 越 (1)

## 翻案复辟的自供状

——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

## 翻案复辟的铁证

——剖析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31)

## 〔附录〕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40)

#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程 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邓小平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在我们党的《章程》《第一章 总纲》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我们党的这个基本纲领，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

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不仅当前，而且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我们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呢？要不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呢？当然要，但这只是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应该完成的一项任务，虽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但不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更不是我们党的全部任务。本来“四个现代化”是在谈到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任务时作为一个规划提出来的。但是《总纲》却偷天换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当前和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一个大前提提出来，要我们各项工作围着这个前提转。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看来，当前，今后二十五年，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是搞生产建设，什么阶级斗争，

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彻底篡改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前进方向。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邓小平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邓小平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

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所以，毛主席一再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邓小平既然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他就是要走第二种前途，反对第一种前途，他的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只是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对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然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

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了邓小平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他正是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限制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以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些挂着“共产党人”招牌，实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锋芒面前，怀着本阶级即将灭亡的恐惧，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钝它的革命锋芒，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邓小平及其《总纲》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Q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

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邓小平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

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

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邓小平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邓小平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像。

###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大家都知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并没有全部完成。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也还存在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有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努力解决生产关系各方面的问题，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总纲》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因而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攻击，恰好暴露出《总纲》坚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刘少奇、林

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包括对他们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无产阶级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总纲》所诬蔑的“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但是，大量生动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群众为刘少奇、林彪一类戴上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对不对呢？很对！这两顶“帽子”很合适，万万不能摘掉！列宁说得好：“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邓小平及其《总纲》否定对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是为了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唯生产力论。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

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邓小平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一再提醒党和人民：“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邓小平及其《总纲》这样起劲地攻击别人“不讲经济”、“不讲生产”，他真的是热心社会主义生产吗？不！

他热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他心目中的“搞好生产”，实际上是要恢复资本主义那一套，这在《总纲》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暴露得很清楚。《总纲》说，随着生产和技术愈来愈发展，“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规章制度的阶级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规章制度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是压迫、榨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就是社会主义企业规章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纲》对此只字不提，却大喊大叫要建立“愈来愈严密”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规章制度确实是十分严密、十分严格的，工人们连拉屎撒尿也得计算时间，如有超越，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总纲》居然把这种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

超时代的东西，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这不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主张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又是什么？联系邓小平的其它种种言行，就更清楚地看到，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国民经济也当作“纲”，就是为了贯彻他那条“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纲领，可以是长篇的论述，也可以

是简单的概括。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它总是包括着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包括着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基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原则性和纯洁性，总是旗帜鲜明地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纲领作不调和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它们进行深入、彻底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明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就说过：“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当机会主义者杜林冒出来反对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候，恩格斯就打算批判杜林，马克思坚决支持这一想法，恩格斯便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

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严肃的战斗的态度。因为理论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或口号，都会由此而彻底背弃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主义的斜路。当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当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

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时，毛主席就觉察到这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当林彪抛出“天才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纲领时，毛主席及时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号召全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今天，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坚持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问题，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不使它受到篡改和歪曲，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相信，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彻底批判，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 翻案复辟的自供状

——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授意炮制了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极力宣扬“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是“今后二十五年”的“工作总纲”。这株大毒草洋洋万余言，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是一篇翻案复辟的自供状。只要剖析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哪里是什么“提法不妥”，明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的右倾翻案活动，哪里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明明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是搞阴谋诡计的。

必须指出，邓小平曾对此文寄予颇大期望。他们当时神气活现地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拳头”，究竟要往哪里打？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修正主义的“拳头”，要打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这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从头到尾打着“批林”、“反左”的旗号，攻击文化大革命。林彪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极左”的路线，并且耸人听闻地提出，必须“彻底肃清”所谓“左”的“流毒”，“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些人由于一贯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整个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极左”。他们所谓的“反左”，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们“批林”是假，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就是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就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他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更是集中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好干

部”“打下台”。试问，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难道不应该打下台吗？混入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难道不应该清除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不应该揭露和批判吗？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使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得到了挽救，这对于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有好处。论“总纲”的文章一字不提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的重要指示，却把整走资派诬蔑为“极左”，恶毒咒骂文化大革命，为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喊冤叫屈，妄图煽动那些犯有错误而受到群众批评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就再一次揭穿了邓小平所谓的“永不翻案”，不过是孔孟之徒“以屈求伸”的故伎重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伟大的群众运动。“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奋起大造党内走资派之反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要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起来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邓小平一贯坚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竟然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论

“总纲”的文章秉承他的旨意，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简直是无知的群氓。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好说明这场斗争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他们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仇恨发泄到大多数人身上，发泄到群众身上，充分暴露了这些党内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反动嘴脸。在这里，我们要向这些人大喝一声，请你们仔细读一读毛主席在痛斥彭德怀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时说过的这段话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猎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邓小平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言下之意，管它什么文化大革命，全当没有那么回事，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怎么走，现在照样怎么走！至于所谓“记性不好”、“忘记了”云云，那不过是骗人的。他那一系列的猖狂活动，充分表明他朝思暮想的是，要算帐，要复辟，不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

下去,不把文化大革命这一铁案翻过来,是决不甘心的。

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别有用心地提出,“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他授意炮制的文章宣称:“必须以这三项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试问,你们现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这岂不是说,党的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都不算数了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主席这一指示难道不管用了吗?事实很清楚,按照你们那个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去“总结”,只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你们却说成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你们提出要“制定”各项政策,“整顿”各方面的工作,无非是要否定和对抗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按照你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各方面的工作,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论“总纲”的文章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而“重点”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他们疯狂叫嚷,要打倒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把

“领导权夺回来”。他们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有其反动的特定含义，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搞修正主义，当然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看成是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还居心险恶地把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叛徒、卖国贼林彪联系起来，说这些人从林彪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而仍然“继承林彪的衣钵”，“袭用林彪的老谱”。其实，这些话恰恰是他们的自画像。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真正继承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袭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谱，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们这样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出了公开的和隐蔽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敢说的话，其要害就是阴谋分裂我们党，分裂群众，向无产阶级夺权。

邓小平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夺无产阶级的权，究竟要干什么？论“总纲”这篇文章作了最好的注解，就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论“总纲”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

和四届人大，提出了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任务。紧接着他们公然把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封为今后二十五年“各项工作的总纲”。在这里，他们蓄意篡改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精神，歪曲我们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口号，偷梁换柱，将“二十五年”接过去，安在他们那个“三项指示为纲”上。他们颠倒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之间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把实现现代化放在高于一切、统帅一切的地位，宣称“三项指示为纲”就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任务取消了，只剩下一个所谓“现代化”，那么，我们的党岂不是成了“生产党”，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我们党的纲领岂不也得修改了吗？如果照此办理，不用二十五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同时又必须承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则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

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主席接着指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这里，毛主席强调的是，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也一向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雄辩地证明，这场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但是，论“总纲”的文章，为了推行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极力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他们公然歪曲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那一段话，并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他们抽掉革命来谈生产，认为不管走什么道路，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真革命”，就是“正确路线”。一句话，还是那个“白猫、黑猫”。按照他们这种逻辑，两个超级大国钢最多，原子弹最多，岂不是“最正确”，“最革命”

的了？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经济上暂时还处在不发达的状态，那岂不是“最不正确”，“最不革命”的了？请看，这些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荒唐到了何等地步！

历史的经验表明，新老修正主义者常常从经济方面大做文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步他们的后尘，装作最关心生产、最懂得生产的样子，好象他是什么搞经济的“行家”、“里手”，无非是以抓生产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口号下，一方面极力反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顽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他们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宣扬科学技术至上、修正主义规章制度万能、个人物质利益第一，讲来讲去，就是不讲人的因素，不讲革命，故意避开批判走资派的问题，企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反对党的领导，主张“专家治厂”；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反对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主张“管、卡、压”；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重搞“条条专政”；反对“两条腿走路”，片面强调大的、洋的；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邓小平崇洋迷外，露出一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相，破坏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如果照他那样搞下去，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拉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论“总纲”这篇文章的炮制，再次证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在自以为得计之时向无产阶级发起的进攻，是何等气势汹汹！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所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打垮呀，什么他们是“为真理而斗争”，有“坚强的信念”呀，恨不得一拳把无产阶级打倒。然而，右倾翻案风可以得势于一时，本质上却是十分虚弱的。翻案不得人心。真理并不在搞翻案复辟的人手里。他们最害怕真理，最害怕掌握真理的人民群众。论“总纲”的奇文炮制出来没有多久，他们就感到有点大势不妙，煞费苦心改了又改，把什么要打垮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之类的家什收了起来。多么奇怪，既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阶级敌人”，怎么忽而又可以不要打垮了呢？既然是“为真理而斗争”，有“坚强的信念”，怎么忽而又心虚起来了呢？他们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不得不添上几句自己很不想讲的话，同时又不得不删掉一些自己很想讲的话，用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但是，经他们这样一改，反而欲盖弥彰，原形毕露了。

历史上每次大的革命，要巩固和发展它的成果，往往需要经历比革命本身还要长的时间，而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很长的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广阔道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动广大群众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它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经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意义，决定了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的人，必然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真搞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它半途而废的问题。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揭露和批判他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发

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使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

## 翻案复辟的铁证

——剖析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去年秋季，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指使人炮制了一篇题为《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的黑文章。他们狂妄叫嚣“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现在，就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篇洋洋万余言的奇文的反动实质，看看他们的这个拳头究竟是打的什么。

论“总纲”这篇黑文章是全面系统地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而且，它居心险恶地提出要打倒“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它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口号，集中地反映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愿望。果然，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邓小平的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旗帜下，公开进行反革命暴乱。他

们狂叫什么反对“秦皇”，要邓小平“当总理”，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这就清楚地说明，这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前奏曲。它通篇贯穿一条翻案复辟的黑线。他们这个拳头要打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论“总纲”的文章一上来就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大目标、大前提，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一段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不是也异口同声地叫嚷要什么“四个现代化日”吗？这非常确凿地证明，邓小平的罪恶阴谋，就是要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要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反动理论，阉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首先要搞清楚革命对象是什么，斗争锋芒指向谁。建国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都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深刻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搞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革走资派的命，这个革命就是假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是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关键看你是不是承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抓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是不是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革不革走资派的命。

论“总纲”虽然也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之类的话，但是，它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闭口不谈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不谈革走资派的命。它引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语录达五十四条之多，竟没有一条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论述。

这难道是疏忽吗？不！看一看邓小平的反动言行，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偶然的。此人一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历来反对同资产阶级斗争，特别是极力否认党内有资产阶级存在，否定同走资派的斗争，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改变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原因就是他自己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要整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大官老爷们。所以他要极力否认，闭口不谈，而且还要指使别人写文章大论特论，妄图压根儿一笔勾销，用阶级斗争熄灭论，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尤其是熄灭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斗争实践说明，资产阶级没有一天停止过向无产阶级进攻，凡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甚嚣尘上之时，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之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

命中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口头上认过输，假惺惺地说什么“保证永不翻案。”然而，一旦重新工作，立即大刮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猛扑过来，阶级斗争熄灭了吗？没有熄灭。当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受到迎头痛击，他的罪行日益败露的时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垂死挣扎，胆敢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中国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斗争熄灭了吗？一点也没有熄灭。然而在论“总纲”中，却对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讳莫如深，装痴卖傻，顾左右而言它，妄图掩护党内资产阶级，否定同走资派的斗争。我们知道，这次反革命暴乱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根子却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邓小平则是挑起这次事件的总后台。如果否定了同走资派的斗争，岂不是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岂不是施放烟幕弹，掩盖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鲁迅曾经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走资派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的蛀虫。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窃取中央领导职位的走资派，手中掌握很大权力，而且挂着共产党员的

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有很大的欺骗性。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说是真正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这一点，就是取消社会主义革命。

论“总纲”一方面用一些抓阶级斗争的词句，把走资派掩护起来，另一方面却别有用心地另外提出一个革命的主要对象，即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说什么人民大众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他们的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些人究竟是谁呢？他们指的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明白，他在组织“还乡团”时说，不要怕，“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嘛！搞复辟、搞倒退嘛”。这就清楚地说明，邓小平妄图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妄图使革命群众盲目地跟随他认修正主义为友，认马克思主义为敌，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论“总纲”的文章另外提出一个所谓的革命主要对象，正是露骨地表达了邓小平的这种险恶用心。究竟谁继承了林彪的衣钵，

究竟谁在搞复辟倒退呢？这个帽子是扣不到坚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的。那些大刮右倾翻案风，这也要“整”，那也要“扭”的人，那些恨不得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下子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的人，那些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猖狂地叫嚣“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的家伙，才真正是继承林彪衣钵，才是妄图搞复辟倒退。这个帽子还是你们自己戴上吧！采用嫁祸栽赃、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是掩盖不住你们妄图复辟变天的狐狸尾巴的。

斗争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和反扑的一个重要手段，很值得我们深思，很值得我们警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抛出主要矛盾是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等谬论，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歧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炮制了一个“二月提纲”，妄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轨道。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又指使人生造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勾销对走资派的斗争。当他的阴谋破产后，一小撮反革命

分子又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转移批邓斗争大方向。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我们越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越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弄清它们的阶级实质。否则，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迷失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发动亿万革命群众重点斗争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论“总纲”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为了翻案复辟，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说什么对“造反”，“反潮流”要具体分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没有阶级性。什么具体分析！什么没有阶级性！无非是污蔑革命群众造走资派的反造错了，“四大”搞糟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再次从反面证明了一条真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论“总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并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捆住革命人民的手脚，放手向无产阶级进攻；是“夺取领导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然而，“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活动，妄图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完全违反了历

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极端孤立的，是不会得逞的。他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正遭到迎头痛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已受到粉碎性打击，土崩瓦解，一个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正在迅速掀起。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已经破产，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也正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经过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辽宁日报》）

## 〔附录〕

#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今后三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现在国际上革命的因素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苏修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始终想要向我们动手。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主席多年以来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完整的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有把握地说，广大干部已经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许多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增长，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总之，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实现今后二十五年的宏伟目标，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 (一)

毛主席在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学习理论，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仔细阅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原著，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是否应用这种理论，就看我

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毛主席在这次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这次学习理论的运动中，很多同志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紧紧地抓着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也还有不少同志由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常常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刘少奇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宣扬阶级

斗争熄灭论，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他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林彪打着反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幌子，叫嚷“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人民群众对他的揭露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剥开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干部在这个斗争中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

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受到破坏，甚至使那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在那里，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只是一句空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

**里招手呢！”**

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上述问题，在省市、地县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有的已经得到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总之，要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的同志还应当得到另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而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高举”、“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

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又把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的反面教材公之于众，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是同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和国外的帝修反携手并进的，是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类反动透顶的东西教导他的死党和追随者的。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丑恶面目。

鲁迅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中，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 (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卖国贼，压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压迫那些盗窃犯、

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就是为了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个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主席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遵照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这个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敌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说成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以掩盖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他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大批干部而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比刘少奇做得更为狡诈。他也是从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歪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把那些经过揭露、批判、斗争、教育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的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压倒他们，打垮他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政策，我们必须坚决落实这个政策。只有这样，这些地方和单位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们必须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

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讲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分裂党的危险。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都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党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体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纪律性，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许任何党员、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光明正大，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谈。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全体党员都要

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完全对立，林彪实行反革命改变的纲领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危险性就在于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把他的反动纲领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成是理论，使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徒获得精神武器，而我们的很多好同志却受到蒙蔽，对于他们篡党篡权的丑恶行径丧失警惕。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动纲领批深、批透、批臭，彻底消灭它的市场。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全体党员、全体干部都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加强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早已遵照毛主席这些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

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还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他们公然反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大搞形而上学，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们这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派霸权。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区别。我们在工作中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工人阶级内部三部分人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是根本对立的。

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

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

修，放在首要地位；一再提醒全党注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学习，忽视了政治的统帅作用，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又说：“全部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他们这种谬论的核心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已经代替了革命的任务，成为首要任务。他们的险恶用心是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蒙住大家的眼睛，便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批判这种唯生产力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现在要批判，今后也还要继续批判。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表面上同刘少奇相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同刘少奇殊途同归。他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歪曲成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词句掩盖下，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

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批判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的同时，必须狠狠地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彻底肃清这种反动谬论的流毒。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 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

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

在抗日战争末期，毛主席在总结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当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正在展开的时候，毛主席就批判了那种把整风和生产两个环子分割开来，忽视生产，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是：“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指出整风和生产“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毛主席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得多么准确、鲜明、生动啊！我们那些至今还轻视生产建设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好好检查一下自

己的言行吗？如果看了这些话还无动于衷，不是正好证明他们中孔孟之道的“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很深吗？难道不应当把这种腐话之毒去掉得干干净净吗？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要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那些“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的糊涂观念。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自己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革命真正抓好，生产真正抓好。不信邪，不怕鬼，树雄心，立壮志，挺起腰板干。大庆人说得好：“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大寨人也说得好：“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从二十多年斗争实践中学懂了的一条真理。”我们要把大庆、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干劲，真正学到手。“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使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生产建设蒸蒸日上。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

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三大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但是，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因此，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做到又懂政治，又懂业务。毛主席说：“**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

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成为内行，使自己又红又专。”所有的干部，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年年月月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辩证规律。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结成的，其中有许多是付出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遵守生产斗争日益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才能使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违反这种规章制度，必然会在生产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件工作，每个岗位，都要有人负责；每个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责任心，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

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他的意思就是说，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也好，改革旧的规章制度也好，都必须依靠群众，集中集体智慧，按照生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做出决定。如果主观随意地乱来一气，就会在生产管理中造成无人负责的状况，造成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积极去解决。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

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工业愈发展，工业比重愈增加，就愈要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些话毛主席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可是，至今一些城市、一些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仍不充足。这些地方的领导既不向大庆那样的先进单位学习，也不亲自动手，取得经验，发动群众，抓好农业。对这个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长期不设法解决，一拖再拖，这同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指示，究竟相距多远，请认真想一想吧！

#### (四)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单

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由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都要在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这些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由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同志组成。这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敢于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向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作斗争，敢于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的同志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一定会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应该怕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我们应该有这样坚强的信念。工矿企业、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和党小组组长，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在劳动中又应当是最积极的分子。对于某些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应当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适当的调整。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坚决调离，甚至给予党纪处分；混进来的个别坏人，要坚决

清除。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政策**，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要实事求是，反对报喜不报忧，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我们应当懂得，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的头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要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老爷、搞特殊化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毛主席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同志应当时刻警惕这种危险，按照党和国

家的规定，自觉地参加集体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任何时候对自己的工作都要一分为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不要只喜欢听奉承话，不喜欢听批评话。不要一听到批评就发火，更不应该对批评者打击报复。我们的同志都要懂得，只要做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诚恳地而不是虚伪地接受人家的批评，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决不会损害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而只会增强这种信任，无论对自己对革命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按照这个规矩办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正因为我们实行了这种作风，才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肆意破坏我们党这种优良作风，有一些同志也确实受到了这种破坏的影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历来的指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有关指示，肃清林彪的影响，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已

经渡过了光荣的二十六年。尽管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封锁我们，社会帝国主义曾经多次妄图颠覆我们，尽管受到几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全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在他们所制造的困难面前后退，始终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